

聖

唐會要卷第十一

明堂制度

正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士上層祭天又尋後勅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案六藝群書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有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為柱緝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朴素是以席唯藁秸器尚陶匏用繭犢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浮閣陵空考古言之實堪疑慮案郊祀至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坐止於基上下

防唯是基下既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登神下有
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
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
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亦樓上
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并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
勞動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經訓全無此理臣非敢固
執愚見欲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
付群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曰稽諸詁訓泰以舊圖其上圓下
方複道重屋百廬一致異軫齊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
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
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
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

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
尼美歎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得忝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
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
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体傷於質略求之情禮
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体
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
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改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
範不使太山之下唯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
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至于十七年五月秘書
監顏師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
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

衆說舛駁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
究其指要實有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弃暴秦酷
烈經禮埋已今之所存記傳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
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帝
居耳其青陽總章明堂太廟及左右介又與今四時之次相同
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韉禮於祿
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為酒以合三
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又禮記
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宸斧南嚮而立明堂也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
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

近郊之言後稱反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予楮原夫負宸受朝
堂居出令既在高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
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
於汶水之上立而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向孝成之代表
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
乃以為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金襃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
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太廟堂一物二名鄭玄則
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
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
競為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理定制
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
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使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左彝

則尚或補其闕漏况乎鄭氏臆說溥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迹接宮闈寔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碎議皆略而不論也又上議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遣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唯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少多疑陛下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博問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令自決定於是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為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詔朕聞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工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膺帝者之尊九

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合宮靈府創洪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使教歸之一揅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廢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平章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監秘書官人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議以明堂之制五室前內直丞孔志約獻狀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丞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樣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理有可依乃令所司詳定明堂刑制大小階基高下及辟雍門闕等制度務從典故也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禮官學士詳議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內出九

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
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
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
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共作司約准二百
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
窓室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
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摠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
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相重大室在
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
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
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二丈八尺其鄭玄盧植說以
前梁為楣其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

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面
別各餘一丈內樣室別四闥八窓檢典古合請依為定其戶仍
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
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
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
阿并依禮加重檐唯太廟安鳩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
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
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
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
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施以象天商量水廣
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
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

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去闔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闔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乾封三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社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化猶闕合宮所以日昊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拆裹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

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為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

才之本

名御

茲一字臨此萬方屬歲飢而止

光宅元年十月梓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階下若欲調元氣睦人倫濟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作大唐之鴻基于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太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也臣雖莫學竊聞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為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

起蟲螟雨雹成灾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政之大業也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業者意在茲乎臣願陛下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事便于今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延問於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月孟春陛下乘鳶輅駕蒼龍載青旗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備朝于青陽左个負天子入斧扆憑玉几南面以听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事以觀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疫疾羸者不能

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于理者悉弃之巫鬼淫祀誣惑良人者悉禁之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

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令沙門薛懷義充使

四年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

尺凡有三層下象四時各有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上盤

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

貫樞樞樞批籍以為本巨之鐵索蓋亦有鸞鷲黃金飾之勢若

飛翥刻木為瓦來梁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梁以為辟雍之象號

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左史直弘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百官賀明堂成上表曰臣墓已下

若干人等言臣聞上帝高居懸太微之府先王建國闢宗祀之
堂不有大聖誰能經始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尊祖揚禰嚴
禋之德再光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紆寶思躬運玄漠故
能上合乾坤下不符龜策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開丹鷲蹠
躑以鳴岡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飛神光熠爚於向晚
仙樂清冷而方晝月惟孟夏時屬正陽張文物於闕庭震聲明
於寓縣聖皇戾止諸侯在列穆、烏顛、烏交喜氣於三靈動
歡心於萬類者也臣等竊窺朝典既逢當麥之辰旋顧野誠輕
襲獻芹之禮謹上食若干拳如列滋踈鶴鼎味劣魚庖何以延
蓮蒲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之懇之至謹奉表隨進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後掖佛
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宗祀之所

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
言姚璿進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逾長
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
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十二日以
灾告庙下制遣内外文武九品已下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
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变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揚聖心震
動黎庶臣謹案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
故指火體而称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雖殊為害
不別王者拳指營為必闕幽顯謂天道顯謂人事幽顯迹通
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故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
非延一所及夔煨潜扇倏忽成灾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
所營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御名宗大

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
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始將
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
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
之所復傷孝理之情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但以火氣初止
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性
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
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也
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火流王屋彌表大
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
寶臺須臾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掩昧王化無
益萬機審其致笑^文之理詳其降青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與不

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月又令依旧規制重造
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儀以火珠
代之明堂之下園遶施鐵梁以為辟雍之象至天冊萬歲二年
三月二日成號通天宮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三日鑄九鼎成置

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

蔡州鼎名承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

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万七千二百斤鼎上各寫本州
州物產之像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元辭
畫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士十餘万人并仗內大牛白象等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
自制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大儀鍾劍天下三品竟不能就

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璿諫曰夫鼎者神氣
貴在直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

其待^間豈^待間金色方為炫曜從之

開元二年八月大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
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所制文曰儀農首出

軒昊膺期唐虞維踵揚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玄降
鑿方建隆基紫令微執崇等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詔從之
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及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大

常傳士馮宗陳正節等咸以則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
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
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
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案漢武初議
立明堂於長安誠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
又欲立於成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武元始四年創造南
郊以申嚴配光恒取景巳而巳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皇
天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非謂財不足力
不堪也將已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
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闡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
中地之期攝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
亭午之地實先聖聰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

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
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衙北
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基煙焰蔽日梁
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遽加修復况乎地殊景
已未吞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彛典神不昭假况西京
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
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
可因者隨而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
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聞奏刑部尚書王志偕等奏議咸
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為乾元殿每臨御宜依
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州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賀竟無改易唯
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饗祀之禮至二

十七年十月二日詔將作匠康詈素往東都毀明堂詈素以
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
木平座上署八角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
周圍五尺覆以貞瓦取其永逸遠依舊為乾元殿其時詔言官遺取小
為厭勝之法村邑見童載于山谷上惡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佩宣慰久之乃定先是
正觀十七年七月京師詭言遣張、殺人以祭天狗遽相驚怖月乃定又天寶三載三
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詭言官遣張、補人心肝以祭天
狗人相驚恐祭使安之乃定

貞觀元年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
樂曲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

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
傳武有七德之義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

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
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
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竟者
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
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
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
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法
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自此至卷末張季氏等皆雜記太宗時事與明堂
事同似之若其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
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無人德彝慙而退

有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疋
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
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
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
矢不直朕始寤邕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
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
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陽怒以
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為詐
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
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
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
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
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因讓徵
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
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
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
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
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絹五百疋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

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慢見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亡者徙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其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刘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鴻臚卿鄭元琇使突厥還言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勸帝乘間擊之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朕不擊手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前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蕪聰則明徧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徧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徧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徧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蕪聰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

曰此識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諷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鄉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
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
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
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蓋聖人緣
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
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声哀思行
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
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
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悲苦故聞樂則悲耳魏徵曰樂
誠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歲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
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謂侍臣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養稂莠者害
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
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
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
巢於寢殿上合歡如腰鼓和声相應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
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禽毀其巢縱鵲于野外
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禽鎮跋趾祖尚拜而出
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斬
之他日與群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曰文宣狂暴然

人與之急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俞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田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徵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莊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上曰為朕眷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循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受任以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

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聞僕射玄齡明

達吏事輔以文學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

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

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為

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机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

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

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書侍即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

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莊平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即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

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

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
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
匹突利可汗入朝韎鞞亦遣使入貢上曰昔人謂禦戎無上
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諸國來
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
作王會圖從之

尚書兵部亞聞春司生榮秋王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
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卦春秋
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
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
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又生灵補雍熙之未協佐声教
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 皇帝陛下溥博法于乾

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
奉肅宗代宗之丕烈省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士承有截
之風懷生無不遂之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
僕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淫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
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
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數佑下
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思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
位薰灼加闡葺之有異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
槎槎之英猥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鑿輿順動郊班駐蹕而泚
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
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羿况惡賈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
服囂騰思齒劔者投袂而吳秉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何間疊

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畧刻之命臣是用祇臣庸
筭恭行天討揖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
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以揚旆
瞰苑囿而下營士望雲舒木棚林植菴蓄銳直於兗渠
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畧及夷謂其氣竭而
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
諸將於中权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疑
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誰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
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御度使
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
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
尚書孟涉右相兵馬使郭審全权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

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
起乘賈勇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滂布護
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尽銳於神麤倉東繚
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東未離於旧壘前偏已交於賊鋒
若降於天而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狡言尚憑凌
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蝨
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踳躑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
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
自相約誓又合軍声指麾而驅卯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
先登進擊手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
交光而霍耀鼙鼓騰声而隱鱗賊方士奔我乃霆擊乘其踣
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督既已

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旌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領危巢妖狐就擒猶守旧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雨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覲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高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右都虞侯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包藏逆謀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若是之大者也

晉侯方畱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无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王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辭曰始受命於寡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人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脍鱠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声流而陽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

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
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南極山
松不尽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減或明道路綿、縈
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拳手摩天向之高
者乃在車下陰谿冥、投石無声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
當戶容杳、而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
嵌空声小往而大蒼聳崖峴以日曠呼郎反穿偃仆而雲罨鳥合
及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白沙日炙晶滌俞皎反綠野羊繇
走拳蒼連筍輅榭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醫羽不流
風出不漏日後狙飛走經息百態啾、互號終昕竟晦墜英
紛日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没屨黃鳥時鳴白鷗飛度臨險
瞰江、隈為潭度度刃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

織草以颺風颭

賦淡

波起崩濤迸流勢不得止精怖鬼怕毛骨

洗初凌然攀木瞑眸猶懼路泉顏麓疏冗繁源鼻歎支流澹

澹鋤耕合注湯、昼夜有声當暑清凉透崖撲湍躍而後逝

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指胡骨明鋪明泊鋪郭允宕輓姑

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纒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

滿望澹、澁、久而生垠浙、飛雨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

日晚声與聽尽色隨望遠頻行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

紛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呼雷駭沉起雲

翻兩不相傷貌豫体閑緣涯疊現照江成霞碧水漪漣淺深

見沙旁經闡闡溢浸攔檻上有嬾媻繇音入雲侵杳耿而將絕

隨隕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

競發堅城雉圻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

一膳傾千家耻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
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
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
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
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
說寡人之幸閒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
比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請開闕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
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
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
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弊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
兄弟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子處
子亦請執報楚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戢於秦此先生
不戰之術也晉侯洗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脩
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

唐會要卷第十二

饗明堂議

廟制度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狀見祠令以高

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

臣等謹案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

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狀見

永徽二年七月制見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以遵嚴配

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令

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

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

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
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
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在配食良為
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
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
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
義旨也又解宗武王配云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
降位失君叙矣又案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
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

事耳遂以其名召八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周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
職歿則配之降尊獻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
典禮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
下洎止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蕭氏以武王昆季並於明堂配
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傳
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據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
皇帝締御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聖曆之洪基德邁祭生道
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肇先宅之垂
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
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躰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
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
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武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

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准武德故事並配德感帝作主斯乃
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八月太常少卿常萬石奏曰明堂大饗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
帝王肅義祀五行帝正觀禮依鄭義祀五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
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元三年三月勅
五禮行用已久並依正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
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
所謂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詔學者更參議之事仍
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正觀顯慶二禮司益無憑准 天授二年
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饗准祀五方五帝故
月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
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明堂正禮難祀
五帝以配宗祖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
情深崇禮志切故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饗此乃
補前王之闕典弘嚴祀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
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摠奠事乃不
經然則宗祀配天雜以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
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圓
丘庶不煩黷
聖曆九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閻立諤
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准禮記玉藻
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
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每歲首元日通天

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
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王藻之文矣而鄭元玄注玉藻聽朔以奉制月令有
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有以文王武
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
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
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
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又鄭玄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魯自文
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
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
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正觀
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無明堂無告朔禮

則江都集禮正觀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
王於明堂也此即於明堂而著其享祭何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
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無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
求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
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
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朔告之事者
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
以魯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大史職頒告
朔於邦國之下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
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
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得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
正文之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

懸法于象魏使人萬觀象決日而創之即是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字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是視朔遂登觀臺今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天子之尊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唯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

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太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唯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苞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之是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一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是摠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一告朔

者須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亂唯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事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矣也無正文又正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予擊者昭然易了每月朔告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制乖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閔執政固非群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

有五名位而明堂大為主漢代達李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祭則謂之清廟取其室正則為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校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蓋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之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以作事以厚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傳考經

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扇立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正觀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有未行也即知禮官所

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曰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是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守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唯氣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協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而配之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在猶可識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爰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秦廢士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廢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從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

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

於此而墜豎乎晋末戎馬在郊禮樂衣冠掃地啓于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總盡無復舊章軍國所資

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

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思撰三禮義宗但招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

煬帝命李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正觀顯慶禮及祠令不

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

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

古庶須補葺若晦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

集衆儒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

仙憚奏曰臣等謹按周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天子頒告朔

於諸侯秦政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若循古班朔每月依行礼貴隨時

事須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

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時帝於堂上則嚴配之道

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

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

大廣光孝皇帝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

宣孝宗配饗臣與礼官學官憑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

年又與薛頴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為法昊天

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

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孝經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云今太廟附饗礼畢大饗之日唯礼
合奉皇考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禮文皇考配坐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理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正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臣等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流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大戴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五廟終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已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

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昭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庶前依晉宋傍惟人情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自義永關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之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語其文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誠宜定一代之宏規著為萬代之彛則臣等奉述奉眷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寔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宗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焉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

論遵成康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乎臣等參議請依親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焉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竟從之正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應選毀謹按舊議漢丞相常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惟晉博士范甯意欲別立廟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唯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則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方諸舊義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選毀臣等參詳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為允從之其月二十

八日太宗文皇帝祔于太廟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番神主於內寢且

夕申如在之教有詔傳禘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中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鴻誥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為違斯義國家貽耻况逾月之外須神大裕下管登歌發暢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傳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元年五月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荀卿子云有

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壇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祖東饗昭南嚮穆北嚮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

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食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國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又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云詩雍序云太祖為文王說者以為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

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禘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欲有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者商周稷契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稷禹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啓明德今乃捨封唐之盛列崇西涼之遠御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邠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克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克祖宗故事非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帝德正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寔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

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祫祭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唯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誣請准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世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世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黃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高太祖代遠出於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崇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至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六葉重光景皇帝濟德文明啓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

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未六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太帝登遐神主并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公理難廢草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允合今朝之旨請依正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太同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朝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二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之太廟

親行享獻之禮 樂章並用正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正節蘇獻等上
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廟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
人之大典若禮名不正則莫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
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
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
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
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世祖當
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世昭穆位同不可並毀
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禘已上尊者統廣
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以則天子有不得全世七世之義也
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

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并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

正獻祿長序以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至八月九日勅宜於太廟西少府監賜坊

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開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從中宗神主于西廟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祭徐堅上表曰臣謹按禮稽命徵虞夏五廟殷六

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并后稷姜嫄為七廟故知五帝殊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習禮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人以

德雖別廟薦尊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太廟臣恭詳自古廟制夏殷

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尊行

以為折衷今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

奉移向此室內既同太廟八室祭享是同在於情理實為允愜五月一日

遷中宗神主祔於太廟其年七月二日詔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

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為本取捨以適會為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

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處于宗廟當
覽古典爰詢廟制遠則殷周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同固嚴敬
之無二况恩以降殺而踈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
孝思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列為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貌存
宗由尊立俾使四時式薦不聞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始而所謂廢以
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
擇日啓告移造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
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
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理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
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至垣墻伏望號為昭武以昭聖祖父^受功之盛

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

王者大勳被于率土宗社之典故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禘廟

并合祧去舊廟等事伏以自敬宗文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
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
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署別廟四者兄弟既
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二年躋
僖公何休云躋并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隱閔僖當
同西北上孔穎達亦引斯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
武上繼元帝晉元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
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
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禘前之失則合復祔
代宗祖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廟者按晉元明之時已遷

豫章穎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後豫章穎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附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主後入太廟則已遷後入亦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主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位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別饗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年武宗甫爾復上遷移別廟不蓋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漆置廟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以十室及穆等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蹟視典事有明據足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當上及高曾未盡之親而不

有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後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將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析古今之紛_互立群疑之拘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旨宗廟事重實參資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聞奏尚書左丞鄭涯等奏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恭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三廟祠位皆以兄弟考於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官所奏並上稽古文據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臣等商量伏請並依禮官所議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二

唐會要卷第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肆百戶臣王溥纂

親饗廟

禘祫上

親饗廟

太宗二正觀三年正月十日有事於太廟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陛下踐祚已來宗廟

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且正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日總章元年十二月

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以安國相王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為參乘侍御史王覲上疏諫曰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駱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子所以同六尺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事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有司撰儀注以祭祔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質明行事縱侵星早發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

宿齋宮即安正寢情所不敢宜於齋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廢合於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即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宮步詣太廟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宮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勅一切不許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祀行神于西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分服引入親授祝版及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尊祖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正元元年十一月十日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勅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

而行至南郊亦宜准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獻太清宮朝饗于太廟初享諸宮室備
極誠敬及饗德宗順宗室流涕嗚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冊讀冊官等皆相
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正月

武宗一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一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一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玄璨
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祫禘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
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大饗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
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
以次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當祫八
年當禘又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為平丘之會冬公如齊
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於武^宮功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
十三年祫^{有事}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
三年祫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玄璨議
開元四年十月十日禘饗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礼初唐禮祫昭穆禘各

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常縮奏曰准古禮五年殷祭一禘一禘其義聚
昭穆定次第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惟鄭玄云禘各
於其室若如鄭玄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
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禘饗於太廟自後相
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紀年不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禘
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禘二禮俱為殷祭禘為合食祖廟禘
為禘序尊卑伸先君逮下之慈成群祀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
而祭不欲數、則瀆亦不欲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丞嘗
象時禘禘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也謹按禮記王
制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于太祖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
以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魏故事正觀已後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
禮禘禘注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以為三年一閏天

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
相承矣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
再序或一年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為
其說五歲再殷之祭數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矣說者或云禘禘二禮大
小不侔祭名有序殊年數相牙禘以三禘按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
有茲恭差難通計竊以三禘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
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禘二周有半季以全數謂之三年譬
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禘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為禘春夏為禘
小傳咸為殷則同譬如禴祀丞嘗其禮一也鄭玄謂禘大禘小傳咸為殷
則同謂禘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之法相
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
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為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又奚一禘所施

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
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
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
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
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一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
二法焉鄭玄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五徐遵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
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為甲年既禘丁年
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
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美矣假如
改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月為前十二月為後雖小有逾其間尚偏竊
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
之言本奉全數二周有半實枕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

^五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寔為可憑以
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為若甲既禘景年冬己年夏禘
辛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
踈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
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
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覆善經以其為義允於是太常
卿常縮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禮頗恐違先
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
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准禮合傳望
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年閏六月五日敕^教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有文之慶蓋取隨時國
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

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序位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
若玄宗下以盡恭祀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
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
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饗太廟并合享
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祖則太祖之位在西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
遷主不享之文徵其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後稷
配太廟為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六廟毀主遷皆太祖之後禘祫之
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月日祫享太
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其則御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君為別廟至
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

府君以叙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獻祖懿祖立廟祫祭之以重
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
至禘祫之時常用饗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親遠
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
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
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太祖祫享則太祖
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
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惟太祖
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
祫之時暨君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蓋族之廣尊天之道此室
太祖明神蒸之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
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向西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

右穆之例必有以彰國家重本尚義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本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禘祭之禮夫禘合也故羊傳云大事者何禘也若禘祭不陳於大廟而享於德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既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正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禘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處士君等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廟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

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寮會議勅旨依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始后穆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禘不復及也禘禘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并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禘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禘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則公羊傳所謂以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

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常玄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
宜毀太上廟主宜瘞於園孝惠廟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
之主瘞於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
隋相承始受命之君主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
當東向位及其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
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教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
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
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附於廟
至正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請准禮立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
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享位於是始祔於農
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弘
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高皇帝於西夾室開

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後列於室光皇帝為懿
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教而已至
德二載寇後復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
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享
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
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
次第及東面尊位請奏依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享以懿祖於
昭位南享以太祖於穆位北享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
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牒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瘞毀遷藏礼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
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
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

東向之尊廢上守正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
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
之祖皆謂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
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李漢亦不及禮不列昭穆不
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連建王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
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建王廟之
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
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
唐未受命亦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祖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
位易之今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
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追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
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

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
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
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
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諸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
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
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
所以尊本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
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
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之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於祧中矣工部郎中
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
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
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

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比齊周
隋史其太祖已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
李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會同又詳魏晉宋齊梁比齊
周隋故事及正觀顯慶元禮所禘祫並虛東享既行之已久實群情所安
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嘗上配天地位於郊
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
禹烝烝敬鯨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之義也議
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乃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
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
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
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
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壓於昭穆
異廟則祭則祫饗何主乎合食永閔比於姜嫄則推詳禘而無事理云親
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
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追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
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常玄成請
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
於祖考月祀于曾祖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
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
於夾中愚以為石室可據處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
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協
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
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
曰臣前為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

之位請下百寮博採其議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狀元與臣議異臣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會伏以興^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於高曾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尹常武議曰凡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群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愚請主遷稱遠祧室既修當禘之歲宜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其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後筵于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南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教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禘蓋不足徵魏晉已遠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閼宮之詩而永閼或因虞主之義

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今征西東向詳其數事以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以其不可甚也臣又愚^思之永閼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明德興聖廟以其大舜也或以禘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明德興聖二廟每禘禘之年亦皆薦是亦合食矣疑於二祖乎其有二十七日止部郎中柳冕上禘禘議証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都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頔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令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件聞奏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贄奏曰臣聞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

狀並云後太祖之位張薦狀並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常武狀則云當禘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後筵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後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廢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

室應初太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于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廟既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閔二祖神主於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准晉魏已未祫禮奉二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晉蔡謨等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寮並同顛鄉之議奏晉中不下將及祫享真卿又奏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四

禘祫下

獻俘

禘祫下

正元十二年禘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李士陳京奏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所議之禮是月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聞奏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尚書省更集百寮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為修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内移獻祖且於德明興聖廟中何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為行

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准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
享禮其月十五日戶部尚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
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修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內陳設四室權安神主
廢為宜稱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從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二十四日
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
穆之列矣時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
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
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祫禮
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云祭法曰古
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
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
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

決自寶曆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虛東向以待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
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祭有
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
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
主於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
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
祖在昭穆之位乃是上覽群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
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
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饗遂正太祖東向之位
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處告之禮當在
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
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享莫

重於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懼不敢自尊是用延訪公卿稽叅古禮博考群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向東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嚴重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嘗并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皆稱為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狀稱伏以禮序尊、不叙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穆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儔儔檢討官王皞同考經禮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朝年代極遠昭穆甚遠可依晉常泓屋毀及乃已之例因而廢之乃下百寮會議禮部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祝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實為遐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於京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祖有功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於二宗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宗廟之事神克聽之太宗恭之碩孝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

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爛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堯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常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與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后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后者太孝

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常氏文宗

皇帝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

年五饗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

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

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王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

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

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

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

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

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

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又其神主但題云某

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

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

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

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

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

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

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立別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

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

太后神主禘祭并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祀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証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與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祔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

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故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

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正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耳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

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祖執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背恩今欲先獻

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諸

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聞獻

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庙陛下孝思所發在礼無違亦可行

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

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於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

尚書長孫冲跪於階下奏曰伊儼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

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侯斤都曼獻俘

於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

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

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

設於庭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於

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

初行儉以伏念許不死待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為副將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後未者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

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自後諸軍每有剋捷必先告廟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及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庙太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於子城之西北隅十二年十一月唐隋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旗^旌族于樓南文武群臣皇親諸蕃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日九月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賊俘群臣稱於樓下授劉

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師知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告陵庙盖以高祖嘗蓄憤於北虜太宗銳氣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邊所宜啓告伏以鎮奠一道幽薊八州不勞于戈盡復區宇豈必獻俘函首方告清庙下禮官撰儀擇日薦告太庙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栢耆奏斬李同捷於將陵倉丁亥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於湖南安置百寮稱賀於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栢耆為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為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為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并同謀大將軍

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路梟逆賊劉積傳首京師十八日御興安門受獻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客諸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帝受俘獻於行廟

光啓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煊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偽煊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有^{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始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以君為之素服不卒樂三日今偽煊皇族也雖犯殊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賀乎臣以為煊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

而乃甘心逆謀宜出為廢人絕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廢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狗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寮稱賀於樓前

唐會要卷第十四

唐會要卷第十五

廟議上

正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究
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
儉約度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秘書監顏師古
議曰臣竊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鄴
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廣大以違典制是以貢禹常玄成
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
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
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體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正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
則天皇后配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君后寵親承顧託

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開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可得并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遙請開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准禮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祔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

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遠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以為孝子請為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于西

夾室祔代宗神宗焉

主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君皇興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正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宗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前八後五其後東都一十三都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木

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正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業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皇宗皇帝天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五代祖顓頊而宗禹啟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故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然則禮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後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諭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鄉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王彥範等五臣巨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以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且夫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後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

子再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公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武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伐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以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則合遯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禮合遷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令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史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同謀國祚

再復以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坎則五王配食與前一時如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使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剪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直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伏准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

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漢東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已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正觀高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之從之其曰禮部奏准正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宗處准都江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夾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
付東都番守鄭綱商量聞奏綱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
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
後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
之儀乃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隆興克修九東都九廟不復告享
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郊禘社尊無二上所
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
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遠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
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允
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
不合祔享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
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

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
告鄴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祭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
考興自神龍後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
亡失肅宗既後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
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
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之
經今按恭詳理合并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
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未遷之祖其神主合藏
於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
伏准江都正廟集禮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
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主后神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
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准

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崇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粟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瘞曆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合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行師以遷主無則主合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合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有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

事特作闕主而祔故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變而正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考威多同丞郎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
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
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并祔有時代宗睿文孝
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依敬依
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五

唐會要卷第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
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
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
博矣故周公作無逸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
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
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
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
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

為代宗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強後締交翫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正元德宗承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碁憲宗攄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豎關季年梟元濟及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矣臣等敢遵古典請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表奏晉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禘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壺莫借况誕我聖君續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誕祚於後昆思

廣貽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王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王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因尚書省集公卿及礼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果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君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門太微宮神王二十六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礼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礼

官樂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樂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穆皇后

高宗天皇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况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理今與樂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度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

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番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以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正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欲數數則煩天室之中兩京悉為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東廟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太半合祧必亂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別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立祧筵如何過時成之便是以凶于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帝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是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祧筵

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
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恭詳本為欲修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
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臣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塗於陷
室或瘞於兩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毀壞等詳
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
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
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
存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與
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並其三議恭酌禮經礼宜存廟
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成周受命始都
于豐武王相宅又卜於洛蒸祭歲於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

在新邑蒸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建
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
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齊桓
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
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地為東西之
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
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為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
出理合親敬用郊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
設或以礼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遵
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
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蹟礼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
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親奉

於上京神主飢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饗食親昔漢為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
宜皆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通經議者又欲置
主不享以候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
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
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
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
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
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
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
據禮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

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
兼舉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
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
恐涉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
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
蓋為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
正而根乎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下敢不以
經對三論六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閭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
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
稱天子不下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
宜廢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
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

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齊車載
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要實
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及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
廟於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者曰中宗立廟
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
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
舉之典也又曰雖正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
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德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鑒其本
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
在大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
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
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

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
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後漸加崇御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
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倫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
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
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
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實未所解
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
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
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
建中之中就其而言以為國之先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
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
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

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
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邾時者今欲以主瘞於
宮所既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
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
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
廟不合不營汎以論之其議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証
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榘詩曰其繩則直縮椽以載作廟翼大雅
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
詩豐洛之詩也廟書曰成王既至洛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
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蒸祭
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
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

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享之期與合食期之
相會不逢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
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
室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
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便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
神之所無二故廢粟主作桑主廢桑主作粟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
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郁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
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郁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
利公年詳稱避凶年造邑之年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
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郁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
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而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於
太微宮之藏之所且舍故依新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

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廢之夫主廢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祈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相資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未合其後當干戈寧戰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接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廢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稱寢無傷於階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周可法於宣尼矣以擬議永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曰築

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郟一邑稱築如城即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遇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常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畧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迂而立欲立廟是違廟立因遷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奉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廟廢以八朝若果建之是違以費不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行乎孔子曰天子廷狩必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廷廟主者惟載新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群廟之主以行是違載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竊以武德正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

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懇懇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廷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正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使營非因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改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廷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

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必自可修營一室
議御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
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據經若無經
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
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
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人耳比無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
為帝迄今稱咏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
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子傳曰傳說
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
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
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
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別

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
廢之莫率也有其率之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
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
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
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候時必
時必惟載主備在方元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教等或是弟子之
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
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
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復稱
君子將平得失特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
東都不同他郡地有壇社宮闕欲議御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
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

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
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識賈生達識才可發揮大政
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
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衆宜令
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晉守李石充使勾當

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
登位復詔東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

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

其年十

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
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祭使及宗
正寺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伏檢高祖神堯
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
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乃勅修撰朱儔檢討王

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吳
聖皇帝十載立廟至正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
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祭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
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接德明興聖廟
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
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
即垂詔勅具禮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
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十七日緣過太廟
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饗之年准正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
德明廟共為四室准正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
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於後遍檢圖籍實見
殊差遂敢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

崗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玟李僮檢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儔博士
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正觀
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
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
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改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勅詔具禮遷正其事
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
出且穆宗是陛下先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先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
下不得親事七廟且并代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
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
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勣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必狩以遷廟主行

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
每合奠焉今非必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時作監王
檢太子賓客李臣義又禮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
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帷幕為十一室又無神
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以昭宗皇
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
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
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程